

警察的劳烦辛苦，只是最表面的，真正内心的纠结才是沉重的存在。生存之艰，不是个体性的特征，也不是一个时代的症候，生而为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便注定是艰难的。

段吉雄 著

罪案终结者

四十九起代表性案件

一线刑警真实办案集

刑侦人员的锲而不舍

远离犯罪的生动教材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卷外信

警察的劳烦辛苦，只是最表面的，真正内心的纠结才是沉重的存在。生存之艰，不是个体性的特征，也不是一个时代的症候。生而为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便注定是艰难的。

段吉雄 著

罪案终结者

四十九起代表性案件

一线刑警真实办案集

刑侦人员的锲而不舍

远离犯罪的生动教材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罪案终结者 / 段吉雄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594-2136-4

I. ①罪… II. ①段…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08744 号

书 名 罪案终结者

著 者 段吉雄

责任编辑 李 黎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江苏圣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195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136-4

定 价 39.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蹲下，寻找最好的礼物（代序）

我不是科班警察出身，但这些年，一直身在警局，和警察是同事，是弟兄。

当我习惯了这个群体的随时出征和没有时间的归来，还有他们急促的步伐、澎湃的热血。看到身边的战友突然倒下，那熟悉的笑容最终定格于一张黑白照片上时，会突然落泪。文学讴歌现实，这是我的责任。我开始行走于一个个普通民警之间，阅读那瞬间迸发出来的感情，探索他们独特的生活密码，寻找那视死如归豪气干云的动力，发现那些不为人知的痛苦、悲伤。美国作家考门夫人说：“其实上帝最好的礼物放在最下边格子里，人们越是蹲下，越是用谦卑的心情，就越是能得到上帝最好的礼物。”靠着十五年的贴地匍匐，细嗅着这个职业的每一个角落，在各个警种之间迂回穿插，我在他们的身上，获得了撼动心魄的领悟，找到了不竭力量的源泉。

尽管和平年代更多警察的生活是平淡的，但在现实生活中，警察这种职业的危险性和所承担着的巨大风险、压力仍是外人难以理解。本书采用文学写实手法，通过四十九个故事，展示了每一个警种的气质特征，既讲述了侦破案件中逻辑推理的必然，

也展示了偶然性因素在案件中的神奇作用。在关乎社会稳定和群众利益面前,破案成为一切的重点,而大义和情怀则闪现在最性命攸关的时候。通过这样一种书写方式,把这个伟大的职业还原为触手可及的细节,将高高在上的英雄还原为身边的邻里,将那维护和平的铮铮誓言还原为无声的守护,将满眶热泪还原为一滴滴安静之水。

法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一书的扉页上有这样一段话:“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淹没罢了。”正义与邪恶的决斗,是公安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挖掘和表现人性,又是所有文学作品共同的任务。而写作者的目标,永远少不了直面黑暗、寻找光明、触及灵魂。于是,在塑造人物时,主要突出了在人性底色之上发掘生活,并诉诸充分文学化的表现。既展示了职业赋予这个特殊群体的情感行为特质,又折射出他们身上的社会性、普遍人性,凸现出个性与共性、一般和特殊的关系。

警察题材的故事大都是悲凉的。这是因为他们作为国家机器的齿轮、社会安全的保卫者,同时也是具有复杂人性的个体,他们的故事大多和流血、牺牲有关。他们既是社会普通的一分子,过着家长里短的生活,却又每天和违法犯罪打交道,是一种过山车般的生活方式。思维逻辑中包含着现实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这些又和牺牲、奉献纠缠在一起,本书通过一个个的故事,在充分还原警察日常性的同时,着力揭示警察职业生涯最具有悲剧美学意蕴的特质:勇敢、奉献、正义、危险。

警察的劳烦辛苦,只是最表面的,真正内心的纠结才是沉重的存在。生存之艰,不是个体性的特征,也不是一个时代的症候,生而为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便注定是艰难的。

目 录

001	蹲下,寻找最好的礼物(代序)
001	毒药师
006	刀削面馆
012	鸳鸯报告
018	发小
024	致命感冒药
029	长命锁
035	父亲的唠叨
040	法学博士
046	沸腾的油锅
051	干杯,朋友
056	车辙印
061	城里的亲戚

066	诡异的纸片
071	曼珠沙华
075	怕黑的女人
080	大姐
085	公证
090	计中计
095	见义勇为
100	观世音菩萨
106	棋局人生
111	烈焰
116	临时夫妻
122	圈子
127	桃花灼灼
132	忘情水

137	提留款
143	水鬼
149	无间道
154	消失的灯泡
159	渔光晚宴
164	卧底
169	愿赌服输
174	指纹
179	祖传秘方
185	抢劫少年
190	勤劳致富
195	跟踪
200	老君炼山
205	处长驾到

210	光棍之死
215	心理辅导员
221	死里逃生
226	“飞地”疑案
232	山魈
237	亲爱的小狗
242	走失的耕牛
247	师傅
262	野菊花
283	后记

毒药师

车辆像失控的野马，左右乱窜，狂奔起来。

一起死吧。光头男头上青筋暴起，死命地踩着油门。

十字路口，车流如织，红灯骤然亮起。

下车。小岳一脚刹车，随手将安全带扯到一边，打开车门，先蹿了出去。

一辆银色毕加索，驾驶室玻璃半开。司机半条胳膊搭在上面，一支香烟已燃烧过半。小岳几步冲刺，就在接近车体时，突然出手，一把抓住那胳膊往外一带，一只手紧紧地锁住手腕，稍微往内用力。随着一声惨叫，香烟悄然落地。车内光头男子使劲把胳膊朝车里拖，却被小岳死死拉住。司机疼痛难忍，腾出另外一只手击向小岳的面部，却被他躲闪开来。随后赶到的大殿抽出伸缩警棍别在了玻璃上，把手伸进去准备拔钥匙。

绿灯亮了，前面的车已经开始动了。光头男猛然一打方向，脚下油门一踩，汽车发出一声野蛮的狂吼，大殿被突然启动的车辆给甩了出来，小岳手没有松开，紧跑几步，另一只手锁住了光头男脖子，死死地将他按在车门上。车辆像失控的野马，左右乱窜，狂奔起来。

一起死吧。光头男头上青筋暴起，死命地踩着油门。

岳队，快松手。大殿在后面疾呼。

小岳像一片风中的树叶，晃动着。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跟踪了三个月，这次坚决不能让他跑了。

一辆警车从另外一条道上逆行呼啸而至，然后一个急刹车，车身横漂到了毕加索的前面。“嘭”一声巨响，小岳只看到了安全气囊扑了出来。他被惯性摔了出去，落在了马路上。警车尾部被撞得凹进去了。

毕加索停止了咆哮，光头男被从车里面拖了出来。

这个贩毒团伙被小岳他们盯了半年之久，光头男作为重要的中间人，行踪一直飘忽不定。这一次，终于逮到了机会，他们哪里肯放弃。所幸，人没有大碍，但车是报废了。

几番较量，光头男败下阵来，主动交代了上线。一个叫徐坤的男子。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徐坤居然是远近闻名的企业家，不但有几百亩的鱼塘，而且还有三千亩的果园，里面种满了各种果树。小岳他们开始查的时候，甚至都怀疑光头男是在说谎栽赃。后来，经过连日的蹲守，确实发现了一些端倪。

时机成熟，伺机收网。

桃花灼灼，杏花娇艳。满园春色中，游人熙熙攘攘。一座两层的别墅在桃花园中迎风傲立。二楼的天台上，站着一位年约五旬的男子，气质儒雅，手拿烟斗，金黄的烟丝在阳光中发出明亮的光芒。

面对小岳他们的到来，徐坤显得很自然。让座、煮茶，一切显得彬彬有礼。被小岳他们拦住之后，徐坤坐在了对面。

有证据证明你在制贩毒品，请你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小岳说明了来意。

证据？什么证据？徐坤脸上掠过不屑，手中还在拨弄着那个精致的黑色烟斗。

这是传唤证，请你配合。小岳站了起来，向徐坤走去。

你们不可以这样，我是市人大代表，你们没有权利拘留我。徐坤愤愤不平，一边走一边挥舞着手中的烟斗，烟丝不停地掉落，像细碎的阳光，铺满了一地。

车辆载着徐坤绝尘而去。车后，阳光灿烂，踏春的游客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发生了大事。

看着车辆驶离了庄园，小岳挥了挥手，从另外一辆车上下来了几名便衣，手上提着箱子，还牵了一条警犬。

从楼上到楼下，客厅、厨房、厕所、储藏间，能想到的地方全搜遍了，都没有发现毒品的踪迹。小岳甚至把吊顶都打开了，但没有一点收获。那条叫天狼的警犬跑上跑下，累得不停地喘粗气，也没闻出个结果。停下来，一脸郁闷地看着小岳。

折腾半天，返回单位里的时候天空已经蒙上了一层幕布。庄园里，人群已散，只有花儿窃窃私语。

置留室里，徐坤来回走动，时不时地对着两个年轻的民警咆哮。

我会投诉你们的，一定！

小岳悄悄穿过留置室，直接来到了会议室。回来的路上，他已经电话通知了兄弟们召开紧急会议。

把光头的提审情况再叙述一遍，是不是他搞错了？小岳指了指大殿。

据他说，每次去拿货的时候都是在那个别墅里。他坐在客厅里，徐坤亲自把货拿给他。而据咱们的调查，徐坤的货都是自己制的。这么大的量，操作空间肯定不会太小。当然他不会傻

到光明正大地去做，肯定是一个相当隐蔽的地方。

徐坤到局里已经十个小时了，今天晚上掘地三尺也要把证据找到。小岳抬腕看了看表，恨恨地说。

隐蔽，掘地。对啊，我怎么没想到这儿。小岳拍了下自己的脑袋。

走，再回现场。

在储藏室的角落里，按下一个红色的小按钮后，旁边的一面墙缓缓打开，一条黝黑的通道出现在面前。打开灯光，一个约三百余平方米的宽敞屋子出现在眼前。小岳和同事们都惊呆了，办案这么久，还没见过如此规模的制毒车间。

徐坤被直接带回讯问室，坐进了生铁铸就的审讯椅里。即便此时，那只精致的烟斗还拿在手中。小岳没有说话，直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缠着胶带的天平砝码放到了他的面前。烟斗突然坠落在地板上，碎片惊叫着四处逃窜。

徐坤出身贫寒，家里十余口人节衣缩食，就供他一个人上学。十年寒窗，他成了一名化学老师。但这个农民家庭也付出惨重的代价，两个哥哥错过了结婚年龄，都成了光棍。父母走的时候紧紧拉着他的手，交代他一定要善待他们，养活他们一辈子。

仅凭着一个月不到两百块钱的工资，徐坤只能解决自己的温饱。新世纪初，改革正如火如荼，社会转型发展已经初露头角，镇上国营的渔场对外承包，徐坤冒全校甚至全镇大不韪，办理了离职手续，承包下了这个渔场。兄弟几个齐上阵，一年的辛劳之后，净利润竟然赚下了二十多万。这让徐坤欣喜若狂，按照当时的工资水平，一辈子也挣不到这么多钱。

二十多万，能够给兄弟几个每人盖上一座楼房。徐坤拿着

存折，在父母的坟前哭了半夜。

机会虽说只给有准备的人，但也要有人敢第一个吃螃蟹。而徐坤恰恰都具备了这两点，所以他成功了，而且是非常成功。后来企业改制，徐坤又顺理成章地买下了渔场的所有权，并且还承包了周边三千亩的林场。徐坤肯定是拿不出那么多钱，但他的背后有强大的支持，就是政府。

国有企业改制当时是全县的重点工作，县领导正需要像徐坤这样的人，所以当他站出来之后，政府立即把他立为了典型全面推广，资金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顺着这条路，徐坤成了名人，各种头衔和荣誉接踵而来。

但徐坤像一个贪婪的孩子，他永不满足，他还在奋力赚钱。终于，他瞄准了毒品。在接触的形形色色的人群中他发现，毒品是个暴利行业。对于一个有着专业化学水平的人来说，这种提炼过程其实非常简单。对于一个有着一定社会地位和广泛人脉的企业家来说，销售网络也不是问题。

于是，徐坤踏上了这条不归路。他躲在自己的光环后面，肆无忌惮地生产。每天晚上，他踏进那个像印钞厂一样的地下室里后，全身都兴奋起来，每一个汗孔都是快乐的。他不让家人参与，自己也不吸，并且货也从不卖给当地人。

天亮了，夜如以前一样，但徐坤的夜和以前不一样了。

刑留手续办完后，小岳准备把徐坤送到看守所。例行体检时，医生把小岳拉到了一边，递过徐坤的体检表。

上面的诊断是：肝癌晚期。

刀削面馆

我想去看看我母亲，二十二年了从没有见过她。老梁一跛一跛地坐上了车。

我带你去，怕你找不到路。

师傅即将退休。小岳被他叫进了办公室。

坐吧。师傅有点落寞，指了指沙发。旁边，一杯绿莹莹的茶水正热烟劲舞。

师傅，你这也算是功成名就了，辛苦了大半辈子，可该好好休息休息。小岳以为师傅为退休的事伤感，便想着安慰他。

这个我看得开，只是干了一辈子刑侦，却有一个遗憾，看来只能靠你才能解决了。师傅眉头紧锁。

二十二年前我办过一个杀人案，嫌疑人陈天奎作案之后逃跑了。我们当时也花了大力气追，但那时候各种技术手段还很落后，只能靠一张嘴和一双脚，连个手机都没有，案情被耽误了。后来，为了抓到他，每年过年都要去他们家蹲守，但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影子。问周边邻居，也都说他就没回来过，家属说估计是死在了外面。这么多年了，我从来就没有放下过这个案子，但我这辈子怕是有遗憾了，你一定要想办法帮忙师傅完成这个心愿，到时候我请你喝酒。

师傅所说的陈天奎杀人案小岳知道，这两年每次有专项追

逃行动时都会对这个人进行搜索。尤其是前两年的破案会战和每年年底的追逃，小岳都曾经带人去过陈天奎的老家进行走访调查，但结果和师傅说的一样，这人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自从当年发生那件事后，陈天奎的父亲由于气愤、抑郁，加上担惊受怕，便撒手归西了。母亲带着陈天奎两个年幼的弟弟改嫁了。小岳他们也曾找过陈天奎的母亲和两个弟弟，但他们都说从未见过陈天奎，两个弟弟还说早已忘记了大哥的模样。

走出师傅的办公室，天已经暗了下来。小岳决定去城西头吃碗拉面。

一排小吃店，小岳直接来到了最东头的老梁拉面馆，他是这里的熟人。店老板姓梁，不但面拉得均匀、滑溜，而且炸酱调得很有特色，油而不腻、辣而不呛，咸而不齁，一口下去，每一个毛孔都觉得舒服。

小岳经常来这里吃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觉得老梁夫妇特别善良。他们有一个脑瘫的儿子，话说吐字不清，走路还要靠拐杖，更要命的是智力好像还有点问题。小岳看他都快二十岁了，但每次老梁夫妇和他说话时，都是以哄五六岁小孩的语气逗他。客人少的时候，老梁会搬一个小矮凳坐在儿子身旁，一口一口地哄着他吃饭。

孩儿，嘴巴张大。喔，对对对，再大点，吃进去了，真好。老梁操一口地道的河南口音。收拾碗筷的老梁媳妇秋丽不时回过头来看着他们父子，脸上一直挂着微笑。

每次吃完饭，小岳都喜欢坐在一边等客人都走完了，然后看着他们一家这温馨的场面。有时候他都在想，老天真是不公平，这么好的一家，怎么就摊上这么个儿子。时间长了，小岳忍不住就劝老梁：你们怎么不想着再生一个呢？这也符合政策。

唉，没想过那事。就这样也怪好的，你看我儿子无忧无虑的，我们就这样伺候他，等将来我们老了，就把他送到福利院。老梁说这话时，脸上一直挂着灿烂的笑容。小岳的心里更加感动。

看到小岳进了店，正在忙碌的老梁点了下头，算是打招呼。老梁是个瘸子，据他自己说是年轻时下煤窑被砸的，所以，他揉面的动作就和别的师傅不一样，别人是两只手轮流使劲捶面，而老梁只能一只手用劲，另一只手因为下肢的不平衡只能做辅助工作。他的身躯在面板前左右摇晃，像一只苍劲的钟在摆动。光影里，面粉飞舞，那一大坨面团挣扎着，碰撞着，被老梁的大手扯成面块，再扯成面片，又扯成面条，最后，成更细的面条。这里，在发生着一场战争。

好了。秋丽把面端到小岳面前时，他还沉浸在老梁神奇的手艺之中。

想啥咧，吃饭了。秋丽笑着打趣小岳。

小岳决定再去一趟陈天奎他母亲的住处，这一次他下了狠心，不查出个结果不收兵。一方面是为了师傅的心愿，另一方面，上级公安机关给下了追逃任务，今年必须要把陈天奎追回来，不然年底考核完不成任务。局长给小岳下了死命令。

在秦岭深处的山旮旯里，两座小楼格外醒目，这里就是陈天奎母亲改嫁后的地方，两座楼房分别是他两个弟弟的。远远地，小岳看到房门前对联的颜色，心里就叫了一声，不好。和他并排而行的大殿看到他的脸色突然沉下来了，以为他哪儿不舒服，就连忙问他怎么了。

陈天奎的母亲可能去世了。

两座楼房铜锁紧咬，大门上都贴着暗绿色的对联。上联，巧